

·滑稽剧·

右派百丑图

楊華生等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·滑稽剧·

右派百丑圖

楊華生 沈一乐 張利音 張一亭
殷 汎 裴凱尔 集 体 創 作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7年 沈阳

右派百丑圖

楊華生等著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2印张·1插页·44,000字·印数：1—15,098 1957年11月第1版
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090·220 定价(7)0.22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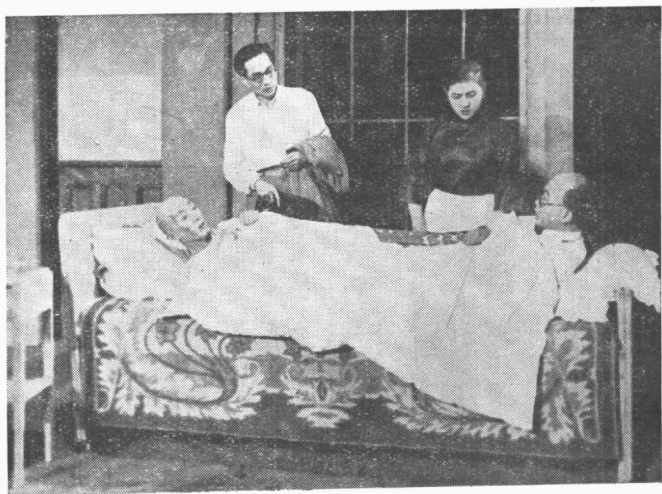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場（上海大公滑稽剧团演出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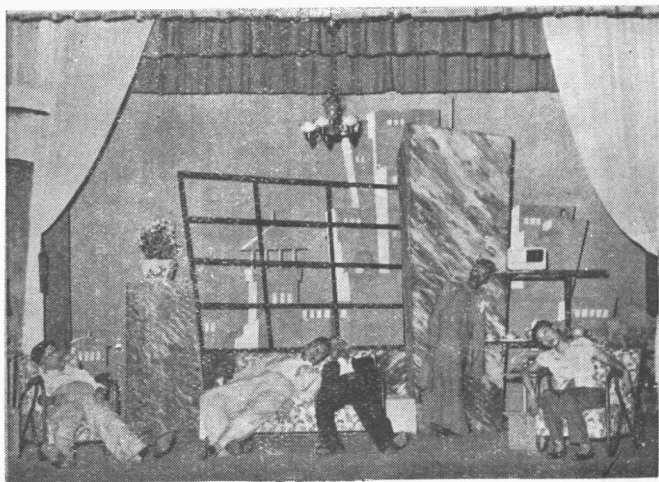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場（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）

413281/13



第五場 (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)



末 場 (上海大公滑稽剧团演出)

第一幕 第一場

時 間：1957年三、四月間，整風之前。

地 點：金若冰家中客廳。

人 物：金若冰、雷鳴、李立、顧君、梁龍生、炳生、馮珍、陸連卿。

布 景：富麗堂皇的客廳，左面有門通向室外，右面有門通向內室。正中是一只大型餐桌，凳椅環繞在側。偏左偏右各置沙發及茶几一套。左側茶几上放着一架電話機，右面壁櫥架上放着一架收音機。在正面牆上挂着一幅大型標語，上寫：“歡迎勞苦功高的陸副主席”。

幕 啓：金若冰在打電話。

金若冰：喂！哈囉，哈囉！雷家嗎？叫雷教授聽電話。等一等？
噢！

（雷鳴上，在金若冰背後。）

雷 鳴：喂！老金！

金若冰：（對電話）喂！老雷！你怎麼不遵守時間哪？

雷 鳴：我在門口等人。

金若冰：（仍對電話）啊，不能等啦，快點來吧！

雷 鳴：我不是已經來了！

金若冰：（轉身，發現雷鳴）噢，來了！（對電話）啊！不在？已經來了！（放電話，對雷鳴）遲到了。

雷 鳴：我老早就來了，在等李立，李大編輯。

(李立上。)

金若冰：噢！

李 立：等我嗎？

金若冰：好，請坐請坐。

李 立：金主任，你一連打六次電話給我，有什麼重要事情嗎？

金若冰：噢！有件大喜事。

雷 鳴：大喜事？

李 立：(指橫幅)請看！

金若冰：(同念)噢！“歡迎勞苦功高的陸副主席”！

雷 鳴：陸副主席要到？

李 立：幾點鐘來？

雷 鳴：八點鐘。

金若冰：馬上就到？

李 立：陸公是無事不登三寶殿，此番到上海，一定有重要的事情。

雷 鳴：什麼事情？

金若冰：陸公此番是以人民代表的身分到上海來視察的。

雷 鳴：好極啦！我們的意見可以“出籠”了。我有一肚皮、兩包氣，讓我痛痛快快來出一出。

李 立：對！我也有一肚皮意見。

雷 鳴：你還有意見？你有什么意見？現在是大報紙的副總編輯。

李 立：唉！一人不知一人難哪！我追隨黨二十幾年，現在還是個副將。

金若冰：唉！我替你想想也氣，照你的才能，老早應該“挑大梁”，

到現在仍舊在“跑龙套”。

雷 鳴：我也要放一放，再不放就要爆啦！

金若冰：對！我們要大放、大鳴，這就叫“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”！

（顧君、梁龍生上。）

顧 君：喔！金主任，你們都來了。

金若冰：啊啲！梁博士還沒來。

梁龍生：（在顧君背後出來）我老早就來了。噯！金主任，今朝有舞會，你為什麼不早点關照我？本當穿西裝來，現在害我穿了長衫來。

金若冰：穿長衫也蠻漂亮嘛！你們兩位倒是遵守時間的。

雷 鳴：已經過十分鐘啦。

梁龍生：時間就是法律嘛。

雷 鳴：要照法律你早就犯法啦。

顧 君：我們軍人最講究遵守時間。

雷 鳴：要照軍法你早應該槍斃啦！

顧 君：大家言歸正傳。今天怎麼沒有看見那位大藝術家馮珍女士？

金若冰：人家早來啦。

（馮珍在內咳嗽。）

李 立：來了。

（馮珍上，大家鼓掌。）

金若冰：今朝還有“門里彩”。

馮 珍：今天這兒高朋滿座，真成了“群英會”了。

顧 君：到底是藝術家，真會講話。

雷 鳴：現在萬事具備，只缺東風。

金若冰：東風馬上就到。

顧 君：那一个是东風？

雷 鳴：（同指橫幅）喏！

李 立：

顧 君：喔！（同念）“欢迎劳苦功高的陆副主席”！

梁龙生：

顧 君：陆副主席要到，我們怎样表示欢迎呢？当年……

梁龙生：对对！我們怎么样来表示欢迎？

雷 鳴：我請他到四明狀元楼吃一頓。

李 立：我請他到苏州白相虎丘山。

梁龙生：我預备开一个大舞会。

顧 君：你們这些都不新鮮。我准备一支獵槍，兩匹好馬，三条獵狗，到郊外去打獵。

金若冰：好了好了！这样的欢迎，陆公不一定会欢喜，真正的欢迎，是要多准备点材料，多准备点意見。

（喇叭声。）

众：大概来了！

金若冰：炳生，炳生！

（炳生上。）

炳 生：先生，有什么吩咐？

金若冰：你到外面看看，誰来了。

炳 生：曉得。（下。）

金若冰：各位請坐，寬寬衣，沉住气，不要緊張！

（炳生上。）

炳 生：先生，外头沒有人来。

金若冰：剛才不是听見喇叭声嗎？

炳 生：那不是汽車喇叭，是小孩吹的喇叭，鳴嘟嘟，鳴嘟嘟……

（外边喇叭声。）

炳 生：喔唷！这一回真的来了！（奔下。）

众：真来啦！

（众忙穿衣服，有些人把衣服互相穿错。）

金若冰：主席到！

（陆連卿上。）

陆連卿：諸位辛苦，諸位辛苦！

众：主席辛苦！

陆連卿：这一位是……

金若冰：这一位是雷鳴教授。

陆連卿：喔！你就是雷鳴教授？我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雷 鳴：对对！我們是在重庆见过。

陆連卿：对啦！是在重庆。怎么样？你現在身体怎么样？

雷 鳴：身体不好，兩年沒去上課了。

陆連卿：那么他們对你照顧了沒有哪？

雷 鳴：照顧了，照顧了，薪水照拿。

陆連卿：嗯！那你有小汽車嗎？

雷 鳴：小汽車倒是沒有。

陆連卿：應該有，應該有！我来替你向他們提提。

雷 鳴：謝謝！

陆連卿：上海教育界的情况怎么样？啊？

雷 鳴：上海教育界情况很好，解放以后大大發展，中小学不要講，我們高等学校工农子弟学生每年有增加；解放前大学生畢業就是失業，現在大学生不够分配。

陆連卿：（听得不耐煩）好吧，这些問題以后再談吧。（握手）怎么？你的衣服这么大？

雷 鳴：（發窘）是的，……因为……我有病，穿件大些的衣服……

比較舒服。

陆連卿：好好。

顧 君：報告！

陆連卿：喔！你不是顧大君嗎？

顧 君：我現在不叫顧大君，大字取消了，叫顧君。

陆連卿：怎么你現在不帶兵了？

顧 君：沒兵可帶了。想當年……

陆連卿：對對！想當年我們二百万軍隊要搞起來，就不會有今天這個結局！

顧 君：想當年……

陆連卿：對！想當年我對司徒雷登大使提過，只要他把給老蔣的錢給我十分之一，也就不会有今天這個結局。咳！這些不說……

顧 君：可惜，可惜呀！

金若冰：主席請坐！

众：請坐請坐。

（大家陸續就座。）

陆連卿：（對李）你們新聞界情況怎樣？啊？

李 立：主席！我們的情況也很好。發行數字比解放前增加几十倍，一些黃色新聞、大腿廣告都沒有了，登的都是教育人民的……

陆連卿：（不願聽的情緒逐漸暴露了）好好好！這位是……

金若冰：法學專家梁龍生博士。

陆連卿：喔！你們司法界的情況怎麼樣？

梁龍生：司法界情況不錯！幾年來通過鎮反、肅反運動，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肅清了，刑事案件相對減少，土改法、婚姻

法，劳动人民的利益真正得到了保障！……

金若冰：（見陸連卿不耐煩，忙打斷）諸位，我們要抓緊時間，講話要扼要些，因為陸主席很忙，還要出席其他會議，我們還是請陸主席對我們講講話吧。

眾：對對對，請主席講話。（眾鼓掌。）

陸連卿：（站起來，走到正中）諸位，剛才聽了諸位許多發言，講到所謂解放以來的成績吧，當然囉，這些嘛，是一般人所公認的囉，但是我們就不要這樣教條主義的提法。我們與工农不同，我們是大知識分子，應該站在現實的高度看問題，應該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，所以我們必須用顯微鏡、望遠鏡、放大鏡、X光來發現缺點。這樣對他們有幫助，对大家更有利，諸位明白嗎？

眾：（會意地）明白，明白！

陸連卿：（指馮珍）喔！這位是……

馮珍：（迎上）我叫馮珍。

李立：是大名鼎鼎的電影明星馮珍女士，解放前紅得發紫的……

陸連卿：唔！我看过你的電影，演得不錯。

馮珍：那里那里，不行，請主席指教！

陸連卿：嗯嗯！

顧君：馮小姐是專演老太婆的專家，有“遠東第一老太婆”之稱。

陸連卿：可惜，太委屈了！依我看，你應該演花旦。

馮珍：（大为感動）噢！陸主席，您太英明了！解放之後，我完全成了官僚主義的犧牲品了。

雷鳴：這是共產黨不識貨，領導太外行，壓制人材！

陆連卿：oll right, 完全正确！

众：对！完全正确！

陆連卿：馮小姐，你放心，將來一切有我！

馮 珍：謝謝主席！

陆連卿：諸位！兄弟此番到上海來視察，一方面是來了解一些情況，另一方面是來看看大家；還有一方面是給大家帶來一個好消息。

众：什麼好消息？

陆連卿：共產黨要在今年來一次整風。

众：整風！（七嘴八舌地）是應該整整了。

陆連卿：諸位！這是一個好機會，我們要抓緊這個時機，顯示一下我們的力量。

众：對對！偉大，偉大！

陆連卿：解放以來，我們整整地等了八年，就是等這一天。我們應該拿出力量來，大鳴！大放！

雷 鳴：對，我們要好好整他們一頓！

陆連卿：（故意糾正）不不不！我們是“幫”共產黨“整”風！

金若冰：偉大！正確！是“幫”共產黨“整”風！英明！

陆連卿：我們應該來一個“知無不言，言無不尽”，你們有什麼材料沒有？我可帶到中央去！

众：有有有！我先講，我先講！（亂成一團。）

金若冰：諸位！秩序，秩序！請大家遵守公共秩序！

（唱“蓮花落”調）

遵守秩序勿要吵，態度嚴肅要記牢，（干板）你也吵，他也鬧，主席听啥好？發言要注意，簡單又扼要，優點不必談，缺點要強調，要“幫”共產黨，就要徹底搞，若要發言

先举手，(唱)我們应当講礼貌。

李 立：我先講，我先講！

陆連卿：喔！你現在工作怎么样？

李 立：工作苦悶呀！

陆連卿：不要有顧慮，大胆放嘛！

李 立：放是不錯，我有顧慮。

陆連卿：有什么顧慮？你應該有你的看法嘛，不要光報喜不報憂，想說什麼就說什麼。

金若冰：对呀！象長江大桥合攏呀，鷹厦鐵路通車呀，这些文章党報已經登够丁。要調調胃口，談談缺点！不要跟党報走。

陆連卿：这样：你去写篇文章，題目就叫“打破顧慮，大胆鳴放”，写好以后稿子給我看看。

李 立：謝謝主席。

陆連卿：梁博士！司法界的情况怎么样？

梁龙生：全是些外行！六法全書都看不懂，法官不象法官，一天到晚背着背包，滿街乱跑，搞什么調查研究，真把我气死了！

(唱“广东苏秦”調)

大材小用心头惱，当年威風一笔勾消，凭我留美十多年，归国就把司法搞，八面威風权势高，六法全書是我的法宝，共产党偏偏否定它，重新又来搞一套，弄的我，象描金箱子白銅鎖，现在是，綉花枕头一包草。

顧 君：报告主席！我乡下有个娘舅。

(唱“梨膏糖”調)

土改工作一团糟，搞垮我的舅舅太胡鬧，他共計有田三

百亩，說他是地主不公道。为討租来打死了人，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农民們說他是惡霸大地主，冤枉好人不公道。把我舅舅斗得象灰孙子，目前还在劳动改造，失手伤人有什么罪，这判断完全不公道。

陆連卿：喔！雷教授！

雷 鳴：唉！我有兩包气，也来放一放，再不放就要爆了！

（唱“来富山歌”調）

凭我雷鳴的才能嘛，相当高！教育方面应当我領導，（千板）为啥不来重用我，埋没人材气难消，假使我掌握教育部，定要好好来搞一套，学者治校办法好，何必非要党領導，为啥要去學習苏联，不如向美国一边倒，（唱）我看苏联沒啥了不起，美国月亮也比中国好。

陆連卿：电影界怎么样？

馮 珍：主席！

（唱“三角板”調）

想我从前真逍遙，老板娘地位高，人人都来恭維我，电影厂，由我来領導；现在是，阿猫阿狗来作主，心里越想越煩惱。

陆連卿：諸位！你們剛才提的意見完全正确，我把大家的意見帶到中央去。我是一向肯替大家出来講話的，并且我主張任何国家都應該有一个反对党，英美不是也有嗎？所以我們也應該有，不过我們盟中央象我这样肯出来說話的究竟还是少数，在上海盟內象諸位这样肯出来說話的也是少数，他們都是教条主义者。今天在座的尽管是少数，可是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。我們都是点火能手，諸位都要把火点起来，来一个四面开花！

众：对对对！

陆連卿：共产党已經提出“長期共存，互相監督”的方針，我們民主党派要大力發展，吸收新生力量，諸位要知道：人就是本錢，沒有群众，就講不起話來。諸位明白嗎？

众：明白明白！

陆連卿：（向金）上海的發展情况怎么样？

金若冰：我一个座談会就發展了一百五十个！

陆連卿：我問你的是总数。

金若冰：总数現在有三千。

陆連卿：老兄，太少了，要大胆放手，盟中央的指标是上海爭取五十万，全国今年爭取二百万；如果全国有五百万的話，我們的事業就有希望了。盟中央对上海的期望很大，希望諸位要加倍努力。

金若冰：主席！一定超額完成。

陆連卿：諸位！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，我們要把和共产党共同領導全国人民的責任担負起来，要把知識分子領導起来，这是历史所付給我們的任务。諸位明白嗎？

众：明白明白！

陆連卿：唉！兄弟留学英美，專攻外交，我原想……

金若冰：主席放心！将来我們大功告成的时候，由盟內提名选你当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長。

陆連卿：噢！其实凭你的才能，也够当外交部部長。

金若冰：謝謝主席。我是这样想：上海的情况我比較熟悉，上海的国际影响也很大，我想弄个上海市市長。

陆連卿：可以考虑！

金若冰：不过我对杭州也很有兴趣，尤其是西湖，国际人士都要

去觀光，國際上影響也很大；是否請主席把上海和杭州合併起來，叫我當一個聯合市市長！

陸連卿：好，完全同意，我任命你為外交部部長兼上海杭州聯合市的市長。

金若冰：主席萬歲！

雷鳴：主席萬歲！

陸連卿：喔！雷教授，你來搞教育部。

雷鳴：喔！我要搞了教育部，今後大學畢業生全部留學美國。

陸連卿：對對對！

梁龍生：主席萬歲！

陸連卿：喔！梁博士，你來搞司法部。

梁龍生：我要搞了司法部，把共產黨所鎮壓的人統統放出來。

陸連卿：對！這就叫做“平反”。

李立：陸主席！我呢？

陸連卿：你沒問題，來搞宣傳部。

李立：我搞宣傳部，第一件工作准許美國電影進口。

顧君：報告！我要請求搞國防部。

陸連卿：可以批准！

顧君：我要搞了國防部，先組織五百萬軍隊。

陸連卿：這慢慢談吧！喔！馮小姐，你呢？

馮珍：我能做啥呢？

金若冰：文化部，文化部！

陸連卿：對對對，文化部。

馮珍：喔！吃不消，吃不消！我看還是搞電影局吧。

陸連卿：正確！先拍一部花旦戲，由你演主角，將來出國。

馮珍：謝謝主席！